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民族
儿童文学新作品

充满天真无邪的童趣
满载着质朴的文学天赋
且看
兄弟民族的才情

中国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新作选

张锦贻 选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丁 聪
封面设计：黄 翔
技术设计：夏顺利
内文插图：韩 晶

儿童文学新作选
张锦贻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15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21-04775-8/I · 1077 定价：9.80 元

目 录

- 海力斯和麦力斯 [蒙古族] 哈斯巴拉 (1)
瞧这一窝子 [蒙古族] 石·础伦巴干 (8)
戈壁呼 [蒙古族] 齐·敖特根其木格 (15)
森林哨兵 [蒙古族] 格日勒图 (18)
芒来和他的黑狗安达 [蒙古族] 阿·敖德斯尔 (31)
牛的故事 [达斡尔族] 苏莉 (34)
牧 歌 [达斡尔族] 苏华 (45)
卖哈密瓜的小姑娘 [维吾尔族] 艾克拜尔·吾拉木 (60)
神奇的金子 [维吾尔族] 阿吉·艾罕迈德 (66)
宁静的草原上 [哈萨克族] 吾玛德力·马曼 (74)
那个时候并不遥远 [朝鲜族] 金昌国 (83)
扣 鸟 [满 族] 李春秋 (96)
德 喜 [藏 族] 卓玛 洛桑 (115)
阿吾托尔平的雪 [藏 族] 晓 鸿 (123)
魔 蜂 [彝 族] 普 飞 (131)
羊 泪 [白 族] 张焰铎 (139)
红 瓦 [瑶 族] 陶永灿 (147)
小河流水清亮亮 [侗 族] 刘蓉宝 (155)
东边日出西边雨 [傣 族] 玉 光 (161)
冲出圈套 [景颇族] 玛 波 (176)
曲折的山路 [毛南族] 孟学祥 (190)

皇上、博士和大队长	[土家族]	李传锋	(197)
童年的自白	[蒙古族]	扎拉嘎胡	(212)
太阳的故乡	[蒙古族]	博·照日格图	(223)
童年的白雪地	[回族]	雪松	(229)
蝴蝶牧场	[彝族]	张祖渠	(233)
一大一小的回忆	[白族]	张长	(243)
童年生涯患难多	[瑶族]	彭式昆	(248)
散文二题	[仫佬族]	包晓泉	(256)
东边桃西边李	[土家族]	杨继龙	(261)
最难忘的是童年	[土家族]	向民胜	(268)
后记			(273)
(1) 水乡麦田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我的韵味来字
(2) 花花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春歌
(3) 麦穗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春之歌
(4) 水盈香 [蒙古族] [蒙古奇歌]	[蒙古族]	苏安南	如诗小曲从密部来
(5) 前世今生 [蒙古族] [蒙古奇歌]	[蒙古族]	苏安南	千金怕苦耐
(6) 绿色·永恒·青春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土里草的歌子
(7) 银色·永恒·青春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草原不老好加个歌
(8) 美丽·草原·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草原歌
(9) 马·情·人·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的歌
(10) 骑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1) 骏马·歌·白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2) 骏马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3) 送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4) 歌·酒·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5) 女·歌·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16) 银色·草原·歌 [蒙古族]	[蒙古族]	苏安南	歌飘飘

海力斯和麦力斯

哈斯巴拉

白·呼和牧奇译

仲夏一个周末，一个红脸庞小矮个的男孩由沙山顶上朝下哈哈大笑着滑下去。另一个手拿紫色小口袋，长一副长方白脸的男孩喊着：

“哎，弟弟，小心啊！”尾随其后打着趔趄跑下去。前面的是弟弟，叫麦力斯，今年10岁，后面的是哥哥，叫海力斯，今年12岁。

没等滑到沙山脚下就翻了几个跟头的麦力斯站起来，唾着嘴里的沙子，用清脆的声音问：“哥，咱们什么时候从学校出来的？”

勉强控制自己的海力斯不慌不忙地说：“咱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不是响着下午1点钟的钟声嘛。”

“咱们3点钟就会到家了，妈妈肯定在门口等咱们呢。”弟弟眨巴着长睫毛的眼睛，对哥哥说。

海力斯摇摇头不悦地低声说：“别吹，25里路呢，就是你要走近道，走进这大漠里让人遭罪……”

麦力斯接过话茬指着哥哥反驳道：“拉倒，你别说了不算话，

上周你不是说要走近道的吗！”说着他们向又一个沙山爬去。

“晚上回去让妈妈做牛奶面吃。”哥哥沉默了一会儿把冲突的话题引开了。

“对，对，我也是那么想的。”麦力斯转身接着说：“看见我回去，我的黑花乳牛会带着犊子哞哞叫着迎接的。”

“两个月没回去了，它们会不认识你了。”

“别瞎说，我的黑花乳牛可不是那种人。”麦力斯在沙丘上欢跳着说。

哥哥听后偷笑着揶揄道：“你那黑花乳牛是人啊！”

麦力斯仰着头白着眼歪着嘴说：“我那黑花乳牛要是个人比谁都强！”他撒着欢儿向沙山连蹦带跳地跑去。

海力斯和麦力斯翻越几座沙山来到一个小湖边。沙中湖水清澈见底。

“哥，这儿有湖，咱们游泳吧。”麦力斯说罢撒腿就跑，海力斯拽住他的手用斥责的口气对他说：“老师不是说过不知水的深浅就不能下去嘛。”麦力斯不快地“哼”了一声，抓起一把沙子扔进湖里。不知是因为拌嘴，还是因为走累了，俩人默默地走进了一个大的沙洼里竟没说一句话。沙洼中有两个崖头，有校园东边的拉桑庙大小，崖头上有无数个小洞穴，数千只燕子飞进飞出。哥儿俩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哇，多么好的地方，上崖头掏燕窝那多好玩。”

麦力斯挽起袖子跃跃欲试，海力斯欲掏又不敢：“小心窝里有蛇钻你嘴里。”

“我不怕，有一次我从校园门口逮住一条黑花蛇，甩在墙上给甩死了。”麦力斯自豪地说，海力斯听着打了个寒颤。

“要不是老师说爱护动物，真该把这燕子蛋装上一口袋，背回去给妈妈焖着吃。”麦力斯又引起话题。“算了，算了，快回家吧。”哥哥催促着弟弟朝沙山背面走下去。

“哥，这儿有一瓶东西，”麦力斯突然喊。海力斯回头一看，果真有个半掩沙中的小罐子。两个孩子跑过去挖了起来，不一会儿，挖出一个像酒坛子一样的小罐子。

二

他俩挖出来的罐子里有百余个铜钱，另外还有一个一揸高的“骑马的人”和一个巴掌大小的佛像。麦力斯先下手抓住了“骑马的人”，海力斯得了佛像。俩人高兴地说：“我们找到宝物了！”喊着在沙漠上打了个滚儿。

过了一会镇静下来后哥哥说：“麦力斯，咱俩换一下，把那‘骑马的人’给我吧。”

“不，我要马，蒙古人爱马嘛，上回我不是画马得了全校奖嘛。”他吝惜地揣了起来。

待了一会儿，海力斯挤弄着眼睛与弟弟商量道：“咱们把这两件宝和这些铜钱一起卖给供销社吧，至少也能卖 200 块钱，用那钱买一条牛仔裤。”

麦力斯听后高兴地叫了起来，但稍后却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说过找到文物要交给国家的。”

海力斯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他挠着头怂恿弟弟说：“谁也不知道咱们拾到宝物，到自由市场卖钱会更多。”

“那咱们不就成了撒谎的坏孩子了吗？”麦力斯瞪着眼睛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海力斯、麦力斯争吵着互不相让，最后决定回家后问问父母该怎么办，哥俩吵了嘴怄着气谁也不理谁地走着，走出沙漠进入大道。麦力斯走在前面，把这个“骑马的人”用手绢擦得金光闪闪，海力斯把铜钱和佛像装在口袋里背着默默地跟在其后。

“原来是这俩孩子，回家吗？”一个骑马的人冷不防来到他们

面前，抬头一看是嘎查通信员胡子叔叔，他叫关其格，四十来岁，每两天在嘎查和苏木之间送一回信，他满脸胡子，所以，孩子们叫他胡子叔叔。

两个孩子让开路礼貌地问：“去苏木吗？胡子叔叔。”

胡子叔叔像没听见一样盯着麦力斯手中的“骑马的人”，用好奇的口气说：“从哪儿找到的？”他下了马。

“从沙漠里的崖头那儿找到的。”麦力斯用清脆的声音自豪地回答说。

“让叔叔看看，就这么一件吗？”

麦力斯不加思索地顺口说出：“还有一个金佛像和很多铜钱呢。”说完后看着哥哥背上的小口袋。

“是的，海力斯，给叔叔看看那金佛像。”关其格把马缰拴在臂上向前走来，海力斯白了一眼弟弟，不情愿地让胡子叔叔看了佛像和铜钱。关其格认出“骑马的人”和佛像是金制的文物后转动着贪婪的眼睛说：“把这两件东西给我吧，叔叔给你们钱，每件 100 元。”

海力斯听到后高兴地说：“每件给 200 的话……”

没等海力斯说完麦力斯从胡子叔叔手中夺下“骑马的人”说：“不行，我们得交公，国家也给钱呢。”

胡子叔叔摇着头哈哈大笑着说：“这点东西国家能给你多点儿钱。”麦力斯的倔脾气上来了：“不，就不！”拿起东西朝自家方向跑去，“叔叔，我们不卖了。”海力斯也从关其格手中夺下金佛像随弟弟跑去。

三

海力斯和麦力斯离开关其格往前走着，看见路边有跳鼠翻起的土。海力斯放下口袋挽起袖子挖了起来，麦力斯揣起“骑马的

人”找跳鼠洞的窗户，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跳鼠跳出来逃走了。他俩非常惋惜地刚上路，听到身后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看有两个骑手到来，一个是高个、黄脸，戴草帽，骑赤马的，另一个体壮，黑脸、光头，骑青马的。他们好像很忙，行踪匆匆。他俩下马后，黄脸汉子看麦力斯手中的“骑马的人”和蔼地说：

“小弟弟，把这东西卖给我们吧，我们给很多钱。”黑脸汉子走过来指着海力斯的口袋粗声野气地说：“把那口袋里的东西也给我们吧！”两个孩子见情况不妙，正欲走，被那两人堵住，文物被抢走了。那俩家伙不但没给钱，还把海力斯和麦力斯哥儿俩拖进一个沙洼子，嘴里塞进手绢，捆在了一棵杨树上后逃走了，小哥儿俩挣扎了半天，最终挣脱了绳索。

“都怪你，你总是把那个‘骑马的人’拿在手里，让坏人发现了吧！”海力斯开始责备弟弟。麦力斯不服，反驳道：

“我怎么知道坏人会来呢？他们又怎么知道你的口袋里也有宝物呢？”

“这该怎么办？”哥哥不知所措，“快去报告苏木派出所吧！”麦力斯提醒哥哥。

“那咱们不回家啦？”哥哥小声说，“那不重要。”麦力斯说完，转身朝苏木跑去，海力斯也随弟弟跑去。

四

海力斯和麦力斯一口气朝苏木跑去，沿途看见两个强盗的马蹄印也朝苏木去了，他俩更加有了信心，用一个半小时跑完20里路到了苏木。

“先报告老师吧。”海力斯说。“还是先报告派出所！”麦力斯说着径直跑进了苏木大院。派出所在尽东头，麦力斯连门也没敲，就撞了进去，有个女警察在打电话。



海力斯和麦力斯（蒙古族）

“萨仁姐，朝克图叔叔不在吗？”海力斯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女警察对话筒说：“好，我马上去。”说完，她戴上帽子急忙要走。

“我们有重要事情向朝克图叔叔报告。”麦力斯气喘吁吁地说。

“在‘春天’饭馆里发生了杀人案，他在那儿，你们先去，我带医生去！”她说完急忙跑出去，两个孩子莫名其妙地朝校园前面的“春天”饭馆跑去。饭馆门前人山人海，海力斯和麦力斯钻进人群中后被惊呆了。只见抢走他们文物的黄脸汉子倒在血泊中，黑脸汉子和关其格被捆住双手站在一边。

“朝克图叔叔，他们就是抢走我们宝物的坏蛋！”麦力斯向正在检查被害者的警察高声说。这时，女警察带来医生同另外两名警察，抬着黄脸汉子向医院走去。

海力斯和麦力斯向朝克图叔叔报告了今天发生的一切。朝克图叔叔仔细地听完后，笑眯眯地从饭桌上的黑包里取出了那两件宝物。两个孩子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朝克图拍着他俩的肩膀说：“你们俩真是好孩子！”接着，他向群众介绍了案情。

胡子关其格看到两件宝物后垂涎三尺，但没敢从孩子手中夺走，来到苏木后，遇上了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的同伙——黄脸楚勒德木和黑脸哈日乎，他们密谋后，让孩子们不认识的楚勒德木和哈日乎抢了宝物，他们庆贺要发大财就去饭馆喝酒，酒桌上，他们为分赃发生了争吵，结果对同伙行了凶。同时，他们也没想到海力斯和麦力斯会赶回来。

朝克图叔叔握住他俩的手亲切地说：“你们拾到的宝物叔叔给保存起来，回去和父母商量好再来拿。今天晚了，叔叔用汽车送你们。”派出所的吉普车已开过来。

海力斯和麦力斯向朝克图叔叔深深敬了个礼，上了汽车。

瞧这一窝子

石·础伦巴干

查干巴拉家的老母狗赛汗前不久又生了一窝子，竟只有两只小崽！两只小狗都是公的，一只是浑身乌黑的毛，连一点白点子都找不到，查干巴拉把它叫做哈日嘎，意思是黑子。另一只虽也是浑身黑毛，但两只眼睛上面有两撮白眉毛，看起来像是有四只眼睛，查干巴拉把它叫做杜日博，意思是四只眼睛。

查干巴拉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一扔就跑去逗狗崽玩。这两只像黑绒球般的小东西真讨人喜欢。它们一走一动样子是那样笨拙而调皮，甚至把查干巴拉的手指头当奶头吮吸，叫人怪痒痒的！查干巴拉刚走到院子里，就看见两只小狗拖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绳烂袜子满院子乱窜乱跑。

“去去，真不讲卫生！”

查干巴拉上前夺走它们的破绳烂袜时，它们竟然从他的裤筒往里钻！去，真没出息！查干巴拉把腿一甩，两只小狗在院子里滚了好几下，汪汪叫着没头没脑地撒着欢。

“查干巴拉！”爸爸在屋里用牛叫般的粗声喊道。查干巴拉很不情愿地“唉——”地应了一声。

“进来，读信！”

又是读信，不用问就让查干巴拉猜到，又是姑姑来信了。最近，在城里当演员的姑姑连连来信告急说，她的婚姻生活遇到了危机，她与姑夫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查干巴拉真不愿意读这些信，因为他那三年级的文化只能把信读懂个大概。可爸爸又是吹胡子瞪眼睛地刨根问底。他没有办法，在家里他算是唯一的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没奈何，便慢慢向屋里走去。两只小狗欢欢跳着跟随在他的脚后。

爸爸沉着脸盘腿坐在花毡子上喝着奶茶，简直是西亚国家国王的派头。他见查干巴拉走进来，从身旁拿起一封信递过来，从厚厚的嘴唇里蹦出一个字：“读！”

查干巴拉哆哆嗦嗦地拆开信，结结巴巴地读着。

姑姑信上说，她与姑夫的感情生活彻底破裂，姑夫卷起行李到自己的单位里去住了。姑姑单独一个人留在家里很寂寞，要爸爸进城时从牧村带一只小狗来。

爸爸听完了信，把茶碗一顿，愤愤地说：

“大米白面吃饱了撑的！”

妈妈在一旁长长地叹了一声，摇摇头，表示不理解。两只小黑狗上前去舔爸爸撒翻的奶茶，小尾巴摇得吱吱转。

二

晨鸟刚刚叫起，爸爸就推醒了查干巴拉。说：

“今天我进城，你去替我放羊。出群时要把母狗赛汗领去，我要抓一只小狗给你姑姑带去。”

爸爸是十分疼爱姑姑的，从小就对她百依百顺，姑姑叫他摘月亮，他就会去搬梯子。查干巴拉却很不愿意让爸爸把小狗送姑姑，但他没有办法，只是支支吾吾地说：

“那，那你把哈日嘎带去，把杜日博给我留下好吗？”

两只小狗中查干巴拉有点偏爱四只眼的杜日博。

“什么哈日嘎、杜日博的，不就是一只小狗吗？”

爸爸的脸色很不好。这时妈妈端来了奶茶和炒米，便堵住了父子俩的嘴。

浓浓的晨雾慢慢地上升，变成朵朵白云往天边飘去。草原像洗过的一样，鲜亮鲜亮的一片绿。查干巴拉骑着爸爸的铁青马，吹着口哨跟随在羊群后边。母狗赛汗最勤快，跑前跑后围着羊群执行着警戒任务。一曲悠扬的牧歌随风飘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边有飞鸟，
绿绿的草地羊撒欢，
羊群旁边牧狗跑……

太阳升高了，变热了。绿草变得灰蒙蒙的，都卷起了叶子。查干巴拉知道，这时羊群该饮水了。

清澈的吉米斯河水欢快地奔流着，给酷热的草原带来了无穷的生机。饮过水的羊儿在河滩上零零散散地趴卧着。查干巴拉也到了吉米斯河边，跳下，马上把头扎进河水里咕噜咕噜地猛喝起来。

“真痛快！”他挺起腰杆用袖子擦了一下嘴。这时，突然有一辆过路的吉普车驶进羊群里横冲直撞。查干巴拉知道，现在的城里人常常开着车到草原上游玩或打猎。他们有时擦过羊群旁时，抓起羊就会装进车里跑掉。此刻，趴在小丘顶上的母狗赛汗像是发现了什么，箭一样冲到吉普车前，扑向车窗和车门，甚至蹿到飞跑的车棚上撕着，咬着。吓破了胆的吉普车左拐右拐地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母狗赛汗，拖着一股烟尘狼狈逃去。

在傍晚收群回家的路上，查干巴拉才看见母狗赛汗总是提着一只前腿不敢落地，用三条腿一瘸一拐地跑着。

到了家，查干巴拉发现爸爸偏偏把杜日博给姑姑带去了。这

一夜，母狗赛汗嗷嗷地叫了一宿，悲悲切切，不知是因为腿伤的疼痛还是因为惦着小狗杜日博……

三

日出日又落，月缺月又圆，很快过了一年。小狗哈日嘎已出落成一条威武的大狗，精神抖擞地日夜守卫在羊群旁。可母狗赛汗却不在世间了。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牧村里来了一位骑摩托车的收狗人。现在城里的狗肉馆子日见增多，他们经常派人到牧区里收狗，开价三十至五十元不等。可牧村里的牧民们谁也不愿意把自家的狗卖给收狗人，认为把看守牧群的狗卖给别人杀掉是丧良心的缺德事。收狗人从牧村里连根狗毛也没有收到，傍晚出村时便掏出他从城里动物园借来的麻醉枪，向卧守在羊圈门口的赛汗开了一枪，抱起赛汗就仓皇逃去。小狗哈日嘎猛追那辆摩托车，跑啊跑，最后只留下它孤零零地留在草原上。

这一天，有一辆草原上罕见的小轿车直奔查干巴拉的家。这使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

车门打开后，从车里跳出了一条大黑狗。

“杜日博！”查干巴拉一眼认出了杜日博，迎了上去。接着从车里走下了姑姑和司机。可杜日博一点也不理查干巴拉和哈日嘎，抬着头迈起高傲的步子也像客人一样随着姑姑走进了蒙古包。

姑姑说，她与姑夫的婚姻关系彻底解除了。几天来，她心里很乱，于是想到了到牧村里来往几天，好散散心。歌舞团领导对姑姑很关心，不仅准了假还派了车。

爸爸和妈妈见到姑姑很高兴，手忙脚乱地准备东西招待姑姑和司机。杜日博也蹲坐在姑姑专门为它铺的一条褥子上，很文静地等待着开宴。查干巴拉真看不惯杜日博的狗模人样。他看出杜

日博不是以前的杜日博了，它变了。他真想把它一脚踢出去。可爸爸用眼神制止了他。

宴席开始了，姑姑把桌子上的各样菜肴均拨出一些倒到杜日博前面精制的花盘子里，查干巴拉马上想到了还在门外等待着碎骨残汤的哈日嘎。姑姑还对杜日博说着。

“吃，佳佳，这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你不要客气。”

原来姑姑给杜日博改了名，叫佳佳。爸爸伸手摸着佳佳脖子上挂着的一枚铁牌子，问姑姑：

“这牌牌是管什么用的？”

“这是市公安局立档案编的号，是佳佳的户口簿呢！”

“噢——”爸爸深有感触地说，“原来狗这东西‘牧转非’倒挺容易的！”

大家都笑了。酒席上荡漾着阵阵笑声。

四

佳佳就是和哈日嘎不一样，也和过去的杜日博不一样。它走路或卧或立都会显出城市的高贵和修养。比如热天吐舌头，佳佳虽然也吐，但不像哈日嘎那样放肆，吐得那么长，而是吐得很有分寸。经过姑姑的允许，查干巴拉常领出佳佳和哈日嘎一起玩。他认为，它们应该一起玩几天，它们毕竟是同胞同胎的兄弟呀！开始，把佳佳领出来，牧村里别人家的狗总想欺负佳佳，它们成群结队地围着佳佳转，龇牙咧嘴地与佳佳找别扭。每当这时哈日嘎便成为佳佳的忠诚的卫士，它以威武的雄姿驱散那些村狗，寸步不离地保护着这位王子般的佳佳。

哈日嘎和佳佳渐渐地开始和好了，它们不仅一起在草原上追逐玩耍，还互相咬咬闻闻的，可亲热了。查干巴拉看着这些心里真高兴，高兴得直想哭。它们早就该这样呀！